

辽宁值得深情书写

在山海间，写下葫芦岛的蓬勃与厚重

本报记者 吴丹

把地名写进故事里

“生机盎然的大地，到处奔淌着活泼的河流，迸发着生长的冲动。青纱帐连绵不断，与风一道起伏。”长篇小说《锦西卫》的开篇，如此描绘1931年夏天的辽西大地。作为省作协副主席、两获“骏马奖”的葫芦岛籍作家周建新地域写作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以“史诗般的歌哭”烘托出一方水土养育的一方人慷慨赴国难的血色人生。

“土味”是周建新对家乡味道的形容。这里的“土”并非俗气，而是承载着辽西大地的厚重——这种厚重既来自丰饶的土壤，更源于久远的历史。“葫芦岛作家对土地的深情，渗透在每部作品的字里行间。艾青的那首诗写得好——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也是我们对家乡的心声。”周建新说。

葫芦岛作家的创作中，存在一个有趣的巧合：偏爱直接以真实地名作为作品标题。周建新的《老滩》《香炉山》《暖池塘》，闫耀明的《走高桥》，老臣的《女儿河》《漂过女儿河》等，不胜枚举。老滩是兴城海边的一个村落，香炉山坐落于南票区下五家子，暖池塘是南票区一处由深泉形成的池塘，女儿河则发源于兴城药王庙乡。甚至同一地名会吸引不同作家进行同题创作，比如张忠诚也写过一篇名为《暖池塘》的中篇小说。

“地名就是文化。”周建新这样解释，正因为这片土地的文化土层如此深厚，地名本身便承载着故事、记忆与情感。

这种对土地的深情，从老一辈作家那里就已经开始。李惠文，绥中县小庄子里人。1962年，他创作的小说《三人下棋》在《人民日报》发表。从此，他带着一身的泥土气息闯人文坛，开创了辽西乡土文学的先河，被称作“辽西赵树理”。一篇篇幽默风趣的小说，宛如一幅幅绝妙的农村风情画闪烁着光彩。无论是《三人下棋》里的薛诚与“二八月”《蛮人小传》里的歪卷大婶，还是《巴掌队长》里的赵冲，个个活灵活现。他将人物置于特定的环境与情节中，看似在讲故事，实则像走棋般牵引着读者。李惠文的乡土小说创作，不仅让他跻身著名作家行列，也提升了辽西地区的文学地位。其成名作《三人下棋》还被收入《建国三十周年优秀短篇小说选》。

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是，1980年后的5年间，兴城吸引了艾青、王蒙、峻青等一大批文坛泰斗前来采风、讲学。不仅激发了小城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灵感与信心，更催生了“兴城文学圈”现象。于是，我们听到了诗歌《晨雾》，品读到入选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的诗作《山村的早晨》，领略到“叨着半截油条，左手拽车门儿，右手牵竹筐，横着膀子就朝上拱，三拱两拱拱上公交车”的“二嫚”风采；捧读到乡土小说《田寡妇看瓜》，为田寡妇不等不靠、勤劳能干的形象折服……吴宝山、盖尚铎、徐宝琦、许长文等兴城作家的文字，让更多人感受到海滨小城翻涌的创作活力。

从以李惠文为代表的乡土叙事，到新千年后青年作家群的崛起，再到“新辽西派”乡土散文、小小说、“葫芦娃”儿童文学创作等品牌的发展，葫芦岛的文学创作显露出从聚集、隆起到成熟的清晰脉络。“新辽西派”散文独树一帜，齐明达、于禾、李广智等作家以辽西乡村为书写对象，用诗化的语言和哲思的深度，构建了一部部“行走的屯子史诗”。“院里的树们是有数的几棵，一杨，一桃，还有一枣……”散文集《院子》里的事，她每天所有篇目，书写的都是辽西一个乡村院落里的日常。一方农家小院，竟能撑起一部内容丰富多彩多姿、笔触细腻传神的作品集，足见作者齐明达的才力与笔力之深厚。

“小小说”创作的崛起，为葫芦岛文学嵌入了轻盈而锐利的质地。2019年，葫芦岛小小说创作基地建设， “打渔山杯”小小说大赛连办两届，阎秀丽、张洪霞等一批作家崭露头角。在这一领域，李伶伶是绕不开的核心人物。她的小说《翠兰的爱情》中，那个不认命、敢追求的农村女性形象打动了无数读者。李伶伶身患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全身大部分关节僵直，只能依靠轮椅行动。凭借两根手指，她敲出了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出版作品集6部，部分作品入选了高考语文试题。李伶伶的故事里，藏着她的倔强与坚韧。身体被局限在方寸之间，她每天最多只能敲2000字，一篇小小说往往需要三五天才能完成；写一个剧本，别人3个月就能收尾，她却用了整整一年。“写作是我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文学为我构建了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她笔下的人物，都有着共通的特质：不服输、不退却，用智慧与勇气争取自己的幸福。

“生活着，奋斗着。”在李伶伶眼中，这是这片土地上最值得书写的。“我擅长联想。”凭借从家人朋友那里听来的生活碎片，一个个耐人琢磨的故事在她笔下生根发芽。“框架设定好之后，人物在小说里就自己‘活’了过来，下一场该哪个角色出场，要说什么话，似乎都水到渠成。我更像一个生命故事的记录者。”她以奋力向上的姿态和鲜活质朴的文字，为葫芦岛的文学作出了动人的诠释。

内容提要

辽西走廊狭长的通道，千百年来经历过无数迁徙、征伐与交融。葫芦岛，正处于这条走廊的枢纽位置。文化，在这里不是壁垒，而是河流——源源不断地奔腾、碰撞、融合。山海相拥的格局，不仅滋养出葫芦岛人坦荡坚韧的性情，更为这片土地积淀了丰厚的文学养分。

作为辽宁最年轻的地级市，葫芦岛自然充满蓬勃朝气，生于斯长于斯的写作者笔下却满是深沉与力道。他们不追逐宏大叙事的浮华，而是踏实地扎根历史与生活，将抗战的烽火、古城的炊烟、渤海湾的潮汐与普通人的悲欢，都融入了文字的肌理。这片土地的山之沉稳、海之开阔，早已被注入笔端，也把葫芦岛人扎根乡土又向着海风生长的模样，刻画得真切动人。



►《风过五龙》



《风过五龙》是作家周建新的山乡巨变题材长篇小说，2024年12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讲述了辽西一个贫困村——五龙村里，十余位乡村人物的日常生活。作者以遒劲有力的笔法，将中国脱贫攻坚以来的成果融入五龙村波澜起伏的乡村发展史，全面展现出乡村振兴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多元性。小说整体朴实庄重，在结构安排、情节设置、语言风格、人物刻画上都与赵树理的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妙，堪称山乡巨变创作中的重要收获。

►《山里有堆砖》



《山里有堆砖》是作家曲扬创作的抗战题材长篇小说，2025年3月由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作品讲述8名不同来路的中国人被困在村后古故台，面对困境努力活命，突破围剿、歼灭日军的故事。3天中，他们既要共同对付日寇以谋脱身之策，又要相互斗智争奇那不足以让所有人都活下去的生存指标。生死之门不断翻转，人性不断被逼至最后的角落，而主人公一世的恩怨也在那越逼越窄的生存通道中渐次得到了断。活命本不易，可总有一些事比活命更要紧。

►《狼孩儿》



《狼孩儿》是作家阎秀丽创作的抗战题材长篇小说，2025年9月由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作品以白狼山传说建立叙事逻辑，将一个错综复杂的寻宝故事在小说人物面临生存困境的大背景下渐渐打开，引领读者走进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少年豆丁从最初的懵懂到内心逐渐明晰起来的爱与恨、情与仇，都通过具体的情节和细节来呈现，一步一步从故事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到小说的结尾，少年豆丁站在白狼山上，发出像狼一样的怒吼，完成了自己精神的跃升。

从“泥土”里挖出抗战历史

葫芦岛作家群对抗战历史的集体书写并非偶然。葫芦岛本就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1932年1月，锦西（葫芦岛旧称）民众全歼装备精良的日本古贺骑兵联队，迫使日军放弃已占领的县城，这是抗日战场上首次击毙联队长级别的日军军官。这段历史既是这片土地深刻的红色记忆，也是当地作家丰厚的精神资源。

周建新曾在钢屯镇任副镇长，那里是当年锦西县城所在地。这期间，他走访了参加过那场县城保卫战的老人。“以前对‘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认识，只是书本中的概念，没有真正感受遍地流淌鲜血的感觉，可在钢屯，却真真切切地触摸到血是怎样染红这片土地的。”鲜活细节立起了铜匠、土匪、县长等各色人物，也让《锦西卫》成为一部有体温的文学作品。作为《锦西卫》的姊妹篇，《香炉山》延续了前者的历史脉络，全景式展现历经14年抗战的东北大地。“将地域文化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是葫芦岛作家地域写作的共同特征。”周建新说。

曲扬的长篇小说《山里堆砖》，前后酝酿了8年之久。为了写好这部作品，曲扬一有空就奔向长城。他笔下的英雄皆为普通民众，最终都化作了长城上的一堆碎石。“我想说，长城不仅矗立在大地上，更屹立在每个人的心中。”曲扬说。

张凤凯的长篇小说《烽火台》同样以歼灭古贺联队的“江家屯大捷”为历史背景。以不同情节、不同笔法、不同角度切入同一题材，却又各成风格。周建新将其比作“蘑菇圈”效应——只要土壤肥沃、环境适宜，作家便会如雨后蘑菇般成片涌现，彼此相互扶持，形成良好的创作氛围。

以闫耀明、阎秀丽、张凤凯等人为核心的“葫芦娃”儿童文学创作组，正是这样一个“蘑菇圈”，组内成员经常漫谈、采风、交流。“20年前打造青年作家群，现在培育儿童文学作家群，是一代代传下来的传统。”葫芦岛市作协会长马玉伟说。

团队的名字带着几分童趣，但他们的创作野心不小——要写出属于辽西孩子的“红色成长传奇”。“葫芦岛这片土地，太适合写给孩子了。”闫耀明说，“我们有长城，有大海，有白狼山的传说，有义勇军的传奇。拿出哪一样，都能生长出好故事。我们的艺术追求是，探寻辽西乡村少年的精神谱系与心灵密码，塑造具有辽西特色的乡村少年群像。”

“葫芦娃”儿童文学创作组成立3年来，已出版小说集9部，发表短篇儿童文学作品57篇，部分篇目荣获周庄杯全国儿童短篇小说奖优秀奖、赵郁秀儿童文学新篇奖。白狼山下豆丁与狼共舞的倔强，太平鼓上三奶妈守望一生的赤诚，烽火台前天柱守护的民族脊梁……他们参与主创的“烽火少年：燃烧的成长传奇”书系，让小读者在跌宕的故事中，触摸故土曾经的滚烫历史，也读懂祖辈的精神根脉。

“儿童视角与红色叙事的融合，最大的难点在于：既不能将残酷的战争直接呈现给孩子，又不能回避真实的历史。我们的解决办法是，用‘成长’这一儿童文学的永恒母题来包裹‘战争’。”闫耀明说，“我们希望让孩子们明白，勇敢、坚韧、善良这些品质，在任何时代都值得珍视。”

阎秀丽的《狼孩儿》以家乡白狼山为背景，把狼从传统故事里的反派，转化为一种象征顽强生命力的图腾——像荒野中的狼一样活下来，不被打倒。张凤凯的《烽火台》，则把目光投向了长城。他同样认为，写好抗战题材的儿童小说，最难的不是故事结构，而是分寸感。通过孩子的眼睛看战争，孩子的认知有限，他看到的东西是碎片化的、朦胧的，但正是这种朦胧，反而更有力量。

写海也写自己

小说中鲜活的细节。

曲扬对《老滩》中的故事有着深切的共鸣。他的父亲是从山东迁居而来的渔民，三哥子承父业也成了渔民。小时候一放暑假，曲扬就会在渔船上住上半个月，这段生活经历让他萌生了书写渔民生活的想法：“他们是在海里讨生活的人。有段时间，我天天缠着三哥讲出海捕鱼的事儿，写作素材记了满满两本。”

阎关东渔民的融入，为辽西海洋文化增添了更开阔的丰富性。曲扬的小说《家风》聚焦渔民家风，“很自然就带入了自家的故事。栽什么种子开什么花，良好的家风自然能培养出好孩子。”他说。他还创作了短篇小说《槐花东岛的打鱼人》，其中的“槐花东岛”对应现实中的兴城菊花岛。小说通过一连串反转，细腻呈现了现代人面对传统渔业没落时内心复杂的声音。

徐正超是另一位值得关注的葫芦岛籍作家。他担任编剧的央视春晚小品《不差钱》《火炬手》《策划》早已家喻户晓，但很多人或许不知道，这些作品里的幽默节奏与人物逻辑，其根源正是辽西渔民人的乐观与自嘲。“再难的事，笑着就扛过去了。”他这样说。2024年播出的电视剧《乘风破浪》，是徐正超为家乡量身打造的剧本。为了创作这部作品，他走访了100多家泳装企业近200位创业者，将兴城从“提篮小卖”到全球泳装基地的创业历程，写成了一部励志喜剧。剧中主角“彭锦西”谐音“捧锦

西”，“罗虹”则取自他的出生地虹螺岬。而兴城泳装、虹螺岬豆腐、辽西囤顶房、方言金句等元素，全都是刻在他骨子里的家乡记忆。

“地域是创作的原点，更是资源库。没有葫芦岛，就没有我的故事、语感与精神坐标。”徐正超说，“书写家乡，是与自我、童年、故土的对话，是安放乡愁、确认身份的过程，能让创作有根、有魂、有温度。”《乘风破浪》热播后，葫芦岛旅游热度飙升，泳装销量大涨，虹螺岬干豆腐一度成为抢手货。这让徐正超更加确信，最本土的，才最具世界性。他告诉记者，近两年在《芳草》《小说月报》等文学期刊发表的《普希金干豆腐》《张三李四》《粉色毛驴》等小说，故事背景都设在了葫芦岛，“比如《普希金干豆腐》，我把虹螺岬干豆腐这一地方符号写进作品，让家乡的烟火气化作文学意象。无论写苦难还是奋斗，底色都是乐观、不服输、重情义，就像海边的石头，经风浪冲刷却依旧温润，永远以乘风破浪的姿态，拥抱这片蔚蓝。”

几代葫芦岛作家接力执笔，以文字为这座城市立传。他们的笔尖掠过山川街巷、历史风云与人间烟火，让沉默的土地发出回响，让消散的时光重新凝结。他们书写的，是海风与热血淬炼的坚韧，是渔船与烽火台见证的守望。海浪里生长出开阔的格局，山风里沉淀出务实的底色——这是文学的力量，也是一座城市最深厚的底气。